

第一章

怀 疑

是癌症吗？不可能。 我身为医生，怎可能罹患癌症？

才刚刚进入五月，天气就已经非常炎热。上午时分，在阳光普照的道路上，看到许多人若无其事地走着，似乎非常幸福。

天空还是那么蓝，风还是那么柔和。今天过去了，还会有明天。这个世界是不会改变的，一日复一日。但是，想到我的人生即将終了，不再有梦想了。每思及此，我就无法再写下去了。

当然，我也知道那些看起来很幸福的人，他们也会有烦恼。这时候，我完全被癌症的阴影所笼罩了。

大约在两个月以前，也就是1987年3月，我就已经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癌症，而开始感到恐惧。

我是一个妇产科医生，整天24小时都非常忙碌。在非常充实的日子中，过着忙、忙、忙的生活。突然之间，在毫无预警的情形下，笼罩在“癌症=死亡”的阴影下。这时候，实在不知该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形。我曾经冷静地为病人动过数百次子宫癌的手术，然而，当自己在面对疾病时，为什么还如此害怕呢？

我非常了解一位末期癌症患者所要面对的一切，以及患者本身、家人们悲惨哀戚的心情。不过，当时总觉得事不关己，而置身事外。

可现在的我却毫无判断力可言。原本站在诊疗的立场，从未想过自己也会罹患癌症。我想，我已经47岁，却从来不曾做过身体检查。这也许就是导致癌症的主因吧！

刚开始注意到身体的变化时，是在今年的年初。

便秘和下痢交互出现，也会出现腹痛和血便。身体总是觉得非常疲倦。

大肠癌还较其他的癌症容易发现，而这些症状也类似大肠癌。但是我并没有在我任职的这家医院接受检查，自己也没动手做可能的检查。

虽然我总是觉得怪怪的。但由于我一天 24 小时都非常忙碌，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过着类似拘禁状态的日子。

身为妇产科医生，经常要在半夜起来工作。尤其婴儿大都在半夜到天亮时分出生，所以在这段时间工作的情形非常多。再加上不定时地由救护车送来的患者，几乎从早到晚都必须进行手术。就和其他所有的妇产科医生一样，一天 24 小时都处于紧张状态中，毫无喘息的机会。

那时，我担任名古屋一家市内医院的院长。由于经常睡眠不足和繁忙的工作，早已经习惯了这种慢性疲劳。每当出现容易疲劳、下痢的症状时，我的脑筋就只是想到：“大概是因为工作过度吧！”

然而，随着血便的次数逐渐增加，其他的症状也频频出现了。

这时候，我只有种直觉：“这下子麻烦了！”同时心中不由得蒙上了阴影。

我身为医生，对于癌症这种疾病的恐怖，当然会比别人有更深入的认识。如果要和癌症奋战，必须要有充分的毅力和体力。我非常了解癌细胞是非常可怕的敌人。

不过，人类不管在如何窘迫的状况之下，总是会抱持着一丝希望的。

那时候，我进行自我诊断，认为 99%“不是癌症”剩下的 1% 则是良性的溃疡。我想，我绝对不可能罹患癌症，这只不过是良性的肿瘤。

当我在感叹自己会因为癌症而导致死亡的时候，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即“我将无法再工作”。因此，我认为惟一可以帮助我的，就是寻求可以持续工作的可能性。

可是，时间是不等人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

到了四月，我已经觉得必须要做精密的检查。那时候，我就已经觉悟：“自己已经得了癌症。”而且，开始怀疑：“是不是已经没有救了！”一日复一日，觉得死亡的脚步越来越近，心底暗自焦虑不已！

虽然如此，我并没有前去拜访任何一位专门医生，也不会接受诊断或检查，或接受任何一种处置。虽然知道采取行动的重要性，可却又不曾采取行动。

其实，我非常害怕面对死亡。一旦接受医生的诊断，岂不宣告得了癌症就有如被判了死刑一样。

不论男女老少，或是从事任何职业的人，总有一天都会面临死亡。连身为医生的人，也不例外。但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面对死亡的准备。尤其对一个工作能力旺盛的中年人而言，由于工作的意志力非常强，深深感受到随着医生的宣告，一切都将消失。

如果我去世了，我的家人要怎么办呢？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倘若果真必须面对死亡，那我能够为我的家人做些什么呢？家人需要些什么呢？我总是认为，必须为家人往后的生活做最好的打算。

我要为家人购买巨额的寿险 让家人在短期间内 没有生活上的忧虑。这可以说是最好，而且最迅速的方法。

可是，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赌注。

我不可以让保险公司知道 我可能已经得了癌症。而且 签约之后，也不可以马上住院。

我又等了 1 个月 在这期间 疾病持续恶化。我暗自在想，一定没有救了。九成九已经太晚了？深深感受到疾病的威胁，漫长的 30 天，是一段非常难熬的时期。我的生命落入一片黑暗的世界中，感受到死神正在一步步逼近。

死亡的恐惧始终无法消除。而且，还逐渐地增长。如果自己的疾病是进行中的癌症 那么根据一般的判断 是可以拖个半年至一年的。

我必须做最坏的打算 不管是对于家人或自己的工作 都是如此。有必要对身边的事物做最好的准备。

这时候 我一面调整自己的心情 而另一方面 我又有一种可笑的奢望，搞不好并不是癌症，而只是良性的肿瘤而已！总之 我的心情在绝望和希望之间起伏着 心中有如挂了十五个吊桶一般 七上八下。

内藤医生： 你只剩 3 个月的寿命！

从三月到五月的第一周，大约又经过了两个月。这段时间，我的心情起伏很大。不啻是我的人生中，最辛苦的一段日子。

痛苦迷惘，很想接受癌症的诊断。但却又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自己得的不是癌症。

对于身为医生的人而言，这实在是一件可笑的事。医生对于癌症的了解，比平常人多出数倍。以往，我亲眼见过癌症患者所遭受的痛苦，有如走马灯一样，这些仿佛地狱的景象，不断地出现在我眼前。

“想必我也会像他们一样，那么凄惨痛苦。逐渐变瘦，毛发脱落。最后，迎向死亡。”随着日子的流逝，而变得更加忧郁、暗淡。逐渐地失眠了。

尤其晚上，更令人觉得是漫漫长夜。夜里，总是会让我想起死亡。

独处于一室时，在黑暗中，总觉得周围的空间，逐渐变得狭窄。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黑漆漆的墙壁不断拉近。

自己被前后左右的墙壁封死，那种压迫感，简直就像处在“死亡的墙壁之间”。

对于还活着的我而言，似乎不停地遭受死亡的追击，每一分钟都非常严酷难过。

每天早上醒来时，都会觉得：“毕竟，这不是一场梦，这是现

实!”也会试着欺骗自己：“死亡没什么大不了，人生只是一场梦而已！”

另一方面，全身的倦怠感更加激烈，食欲减退。对于工作的集中力也逐渐降低。每天总觉得身体像在漂浮，就好像处在一种不安定状态中。对于所听到和看到的事物，都没有真实感。不安感与日俱增，癌症所带来的恐惧，更是日益强烈。

当朋友欢笑时，我却笑不出来。

我完全没有元气，周围的人也不断问我：“你是不是有什么烦恼？”“医生，你看起来很没有精神，是不是太累了？”

我无法对他们说。尤其是我还无法下定决心接受诊断，更不希望告诉他们：“我好像得了癌症。”而得到他们的同情。

如果有人可以倾吐，将是多么轻松呀！内心总如此渴望。也许，我还可以对他们说：“我好像罹患了癌症。”也许，我也可以对他们说：“如果只是良性肿瘤就好了！”总之，一直碍于自尊的问题。换言之，一直处于想要找人谈自己得了癌症，却又苦于无法真的这么做的精神状态中。

独自处于封闭的精神状态，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我也知道，如果能够找人诉说的话，整个心情当然就会比较轻松。

可是，万一被告知是癌症之后，要做哪些处置呢？治疗方法不外是动手术、抗癌剂、放射线……可是，如果没有到医院去，就无法进行任何处置。

我非常焦虑，而且对于死亡的恐惧和生存的执着的念头激烈交错着，不断出现。

终于，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最大限度。我无法不接受专门的医师的诊疗，而持续过日子。我决定尽快地到医院，彻底接受检查，拒绝再继续过着封闭郁闷的日子。

不论是癌症或任何疾病，我都想要从这种痛苦中得到解放。即使真的是癌症，早点确知我也会比较轻松。

好不容易从焦虑和恐惧中挣脱出来，终于能够面对自己的疾病。这时候 已经是四月末了 症状更为恶化。

到了五月初的星期三 是个初夏 阳光普照的日子。我以院长的身份，向所有的职员公开我所隐藏的事实。我说：

“我想，99%是癌症。这些征兆在两三个月以前，就已经出现了。由于考虑到工作和家人的缘故，我花了一些时间去整理身边的的工作，并调整自己的心情。在这期间，我的精神不佳，真是让各位担心了。

现在 我要到大学医院去 马上住院 接受手术。想必不太可能再度回到这儿。现在，我要向各位道别。我在这里的工作，到今天结束。但即使我不在这里，还是希望各位同心合力，努力工作。”

医院的职员们都鼓励我：“医生 我想不会这样的。”“医生，你想太多了吧！”

他们都这样为我打气。不过 对我而言 他们的安慰让我听起来非常难过。这对健康的人而言，是相当大的鼓励。可是，我却觉得让我更清楚地看到死亡。

后来，有位职员自愿开车送我到名古屋车站。我非常感谢他。他原本不辞辛劳地要送我到大学医院去动手术，真是苦了他。但我突然发现我很需要独处。

因此 我告诉他：“麻烦你载我到名古屋车站 我还有事情要办。就在中途下车。

站在车站候车室，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各种景象。这时我觉得有必要先要理清思绪。

我觉悟到：“马上就要成为砧上鱼，今天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我就是因为这缘故，而要到大学医院去的。”

这时候，我准备要叫计程车，可是，却又迟疑地无法坐进车子里。计程车一辆又一辆地过去……直到最后，倘若再不上车，医院就要关门了！

坐在车内，看着窗外的行人。一直在思索着，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这个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到医院的人竟会是我。内心的不安有增无减。

到医院的车程是 15 分钟。想想，我 47 年的人生搞不好就要落幕了。窗外的情景看起来却是那么的美丽。

只可惜，很可能我再也看不到这些美丽的街景，以及绵绵不断的车阵了。那跑跳的孩子，以及打扮入时的女郎。我多么想要再多看一眼，好牢牢地映在我的脑海中。

看到那些幸福的人，对于癌症的可怕和绝望感，仿佛毫不知情。我和他们成为强烈的对比，越是凝视外界的世界，自己内心的冲击落差，就更加剧烈。越接近大学医院，我对于死亡的恐惧，就越发加强了。

在计程车中，我不断地挣扎奋斗。

在即将到达医院之前，我就下车了。当我走近医院时，看到高高耸立着的白色大型建筑物。我只能以深呼吸来镇定自己。整栋建筑看起来简直就像个白色的怪物。

我觉得自己仿佛即将被这白色怪物所吞没。恐惧感油然而生，不由得后退了几步。

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终于鼓起了勇气，大步地跨入医院的大门。在挂号处挂号之后，随即走向外科的诊疗室。

经过了例行问诊之后，即接受肠部的灌肠摄影、大肠镜等等

各项检查。这时候，我很脆弱，感受到一种屈辱感。为什么呢？因为在此之前，我身为医生，站在诊疗的这一方，经常处于优势的立场。现在却主客易位，难免会产生屈辱感。实在是一大冲击。

检查终于之后的数个小时，都在等待诊疗报告。虽然我相当明了自己将要面对的现实，但对于身为医生的我而言，还是难以想像的。这真是一段漫长而痛苦的时间。

当护士呼唤我的名字：“内藤医师，请进入诊疗室。”

我已经觉悟了。接下来的数分钟，真可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的主治医师是一位教授，指着我的 X 光片，对我说道：

“因为我们同样都是医师，我就单刀直入地说。请你不要觉得震惊，你得了大肠癌。而且，只剩 3 个月的寿命。”

这位主治医师只是把事实告诉我。

我知道以后，对他说：“哦，果然不出所料。”

我也无法相信，自己会这么冷静。两个月以来的痛苦煎熬，反而如释重负。

我再也不会有是癌症或良性肿瘤这种希望和绝望的起伏了。即使医生真的告诉我，只剩 3 个月的寿命，我却显得非常平静。

确实，3 个月是非常短的时间。我自己非常明了必须面对“癌症 = 死亡”这一事实。这给了我精神上相当大的冲击。

我如何站起来与癌症奋战呢？为了要存活下去，即使只剩一线希望，也要好好地把握住。我究竟应该要如何做呢？

在我的心中，早已经有几个计划。现在，我必须要选择其中的某一个计划。

动手术的人、 接受手术的人！

想必医师对于任何人都会给予相同的指示。诊察确定是癌症之后，医生要我马上办理住院手续。

但是 我在两天以后 也就是星期五已安排一个子宫癌和子宫肌瘤的手术。不过 不是在我工作的医院进行 而是其他的医院拜托我的。而且 是在老早以前 就已经决定好的。这项手术可能会影响患者的病情变化，实在无法推辞。

现在 如果我立即住院 很可能就无法操刀。这个念头非常地强烈。

因此 我绝对不可以在当天住院。无论如何 我都要为患者动手术。我的态度相当坚决。

当然，主治医师激烈地反对。他对我说：

“内藤医生 我很了解你的心情 但是 现在你必须以你自己的身体为重。”

如果在我为患者动手术之后，星期五再住院。将会因检查的程序 而使手术延后。以我当时的状况而言 如果手术延后一个星期 很可能就太晚了。

“当然 我是做最坏的打算。可是希望你马上住院。无论如何 都要尽快动手术。”

医生给我充满善意的建议。只是我决定要操刀的主意非常坚定。我想到这很可能是我担任医生所进行的最后一次手术。

因此 无论如何 也要完成。

我想 只要是执刀的医生 都会这么做吧 当一位外科医生觉悟到无法再操刀时 那种寂寞、悲哀的心情 真是难以言喻的。就像一位作家的笔被剥夺一样。也像是担任宫廷的木工其凿子被剥夺一样，都是相同的心情。因此，这两项预定好的手术，对于我这一生的职业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非常坚持一定要为患者进行手术。

正值壮年时，我的医生生涯就此断送了。我的一生不应该就此划上句号。可是 对于我最后的‘存在证明’而言 就托付在这两项手术上了。

这时候，在教授后面站着一些年轻的医学院研究生。教授对他们说：

“现在 你们都听到内藤医生所说的话了 而你们也即将要成为医生。他所说的话，实在值得你们学习。医生本身罹患癌症 面临本身生命的紧要关头 应该要尽早地住院 无论如何 应该要尽早动手术。因此，我也极力地想要说服他。

不过，他却想要延后住院，并按预定计划先为他的患者操刀。这些患者也是癌症患者。为了患者的性命，而不顾自己的安危，延后住院。当然，他也知道自己很可能因为为患者操刀，而缩短了自己的生命。”

我有着相当强烈的意识，患者优先。因此我坚持要先为患者动手术。

“医生 我希望得到您的谅解 延后两天住院。等我做完手术之后，就会马上办理住院。星期五结束手术之后，我就会回来住院的。”

我和那位教授医生终于达成协定，心情也跟着镇定下来。

我被告知罹患癌症之后，却又以一位癌症患者的主治医师身份来为患者动手术。有这种体验的医师，我想并不多吧！

我直觉地感受到，这手术对我而言，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无论如何，都必须要让手术成功。而对我本身而言，则开始正式要和癌症奋战。这也就是身为医生的意义。

这时候，教授继续对一群年轻的医学院研究生说道：

“如果你们和内藤医生一样遇到相同的情形时你会选择哪一条路呢？究竟要选择哪一条路，才是正确的呢？在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答案的。我想，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予正确答案。

但是我希望你们仔细地想想看要遇到这种假设问题的机会真是微乎其微。你们的前辈内藤医师在面对死亡的恐惧，还能够冷静地执行其职务，即便是很可能会因此而缩短其寿命。

我们一起努力。不过，我无法做任何的强制要求。内藤医师所采取的行动，到底是对是错呢？今天我们所遇到的事情，希望你们能够正视，好好地做判断。

也许这是一种很失礼的说法。但内藤医师你实在是活生生的教科书。有幸遇到你真是非常感谢。”

当这位教授在和医学院的研究生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已经能够接受我的决定了。不过，我为了操刀，而决定延后住院。站在主治医师的立场来说，绝对是不赞成的。

结果，我不顾教授的反反对，在被宣告得了癌症之后的两天，仍然为预定的两位患者动手术。

我心里非常明白，当时我对于自己没有完全的自信，可以进行手术。因为我内心非常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是不是确实可以进行这两项手术呢？不过，基于长期担任医师的自尊和经验，再加上那位教授对于我的评价，加强了 my 意志，遂决定按

预定计划进行这两项手术。

结果这两项手术都非常成功。很不可思议地，我很镇静地执刀，非常顺利地完成了手术。我在完成手术的时候，满足感和充实感油然而生。

就在手术结束的瞬间，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想到：

“我真的再也无法操刀了吗？这会不会成为我最后一次的手术呢？”

内心真是悲喜交集。

在这瞬间，我注意到“我的现在”是连接以后道路的开始。从这时候起，我觉悟到要勇敢地和癌症奋战。

我执刀进行手术，并不是在我担任院长的医院进行，而是在其他的医院。而且，是子宫癌和子宫肌瘤的手术。由一位罹患癌症的医生来执行癌症切除手术，实在可笑。

手术结束之后，我告诉那家医院的院长，我得了癌症。同时感谢他长久以来的照顾。这时候，院长很惊讶地凝视着我，并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流着眼泪说道：

“医生，你真的是非常专业。如果是平常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实在无法操刀，进行手术的。你却能够这么镇定地完成手术。

人有这么坚强的毅力，相信一定能够战胜癌症。请你加油！希望你能够早日重返岗位。为了我这里的患者，你要尽快复元，为他们动手术。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的。

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能够战胜癌症的。”

那时候，我非常高兴，以至于说不出话来。对于他的好意，我深表感谢。于是，便向他告辞。

离开医院，我马上回到大学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而且非

常感谢这家医院对于我的好意。

在大学医院 通常 星期六、星期日都不进行手术检查。我也知道这一点 早已料到我的手术应该会延后一周。可是 我的主治医师却指定他所认识的另一家综合医院，在我住院的隔天，也就是星期六，在那里接受手术前的检查。他告诉我：

“ 在那家医院接受检查 没有问题。我已经安排好一切了。”

我非常感谢这位主治医师的好意，便接受了他的安排。我听从教授的指示 准时在星期六 到那家综合医院报到 并顺利地接受了检查。然后，把检查报告送回到要接受手术的大学医院。

从此，就展开了我的住院生活了。

手术之后， 很可能回不来了！

因为生病而住院。

我想 有过这种经验的人 都会觉得非常寂寞。尤其是一个大男人，会比一个女性更容易感受到内心的寂寞。

通常 在住院的日子里 都会有家人的陪伴。尤其是末期的癌症患者，通常都会有家人陪伴住院。但是，我的家人完全不知道我已经住院了。

我的 5 位朋友非常体贴 只是告诉我的家人 要搬走一点行李而已！我住院完全没有惊动他人。虽然有朋友来探望我，住院当天 也有家人和近亲来探望我 可是 在此之后 就没有人来探访我了。

我就像单身赴任一样，工作非常忙碌，很少和家人在一起。除非我主动告知，否则家人根本无从知道我的病况。

我的家人包括我的妻子、3 个女儿以及年老的双亲。如果我告诉他们 我只剩下 3 个月的寿命，他们一定会非常震惊。想到这一点，我干脆什么都不说。

我默默地办理住院，开始思考关于自己的命运。在我人生最后的旅途中，我可不希望让我的双亲和女儿们悲伤，宁愿独自奋战。即使再怎么辛苦，这也是我本身的选择。

现在 回想起来 真是非常镇静的抉择。可是 除了这条路之外，别无他途。